

琅勃拉邦是老挝的古都，值得向往还因为她偏僻不在旅游热点。好些年前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先行一步，回来后她的描述更令我期待一游。

那年，他们是从老挝首都万象坐长途巴士去琅勃拉邦，游客之少，车子进去时是这些人，出来时也只是他们。由于曾是法国殖民地，他们进入时，古都还留有 33 个法国人，我对如此精确的人口数字觉得好奇，就像是在一个可以忽略时光的隐修地。

然而，等我上路时已经几年过去。

2016 年冬天我在滇南一带，与尚在北京的友人约了在西双版纳碰面，计划一起坐长途巴士去琅勃拉邦。未料朋友的丈夫住院无法成行，我实在不甘心半道回府，心一横便上了国际巴士，独自去一个全然陌生的国家。

所谓国际巴士破败邋遢，乘客多是去老挝打工

在老挝

——我的东南亚之九

唐颖

的云南当地居民。车子启动前却上来一位年轻的背包客，来自韩国的大陆女生，后面十天，我们自然就成了旅伴。

巴士进入老挝后便行驶在山区，一路没有休息区甚至没有像样的厕所，我进入晕车节奏不吃不喝咬紧牙关熬着，告诉自己这便是自由行的代价。

巴士终点站并不在游客区，当我清醒过来拿着行李下车时，车站只剩我和年轻女生。大马路上车子密集喇叭喧嚣，完全不是朋友描述的“安静美丽”。这时一辆嘟嘟车(老挝城里的公共交通)过来，招呼我们上车，我把旅馆街的英文地址出示给司机，他摇摇头表示不懂。但司机一路停了两次拿着地址去商店问人都无果，绝望时上来一位脸上化美妆

人们都说挪威是雕塑之国，而它的首都奥斯陆是雕塑之园。散见于整座城市的雕塑，星罗棋布到处可见。最出彩的无疑是坐落在这座城市西北角的维克多公园。今天我来到了这座由 192 座雕像、214 尊雕塑群、650 座浮雕、758 个人物组成的雕塑园。这座雕塑园用才华横溢的设计师维克多的名字命名。

我们首先来到了长 100 米、宽 15 米的花岗岩桥栏边，站在 56 尊青铜人像前，眼前有男人与巨蟒搏斗的场面；也有女人拥抱巨蟒的场景。前者以力量征服巨蟒，后者以善良征服巨蟒。走着走着，一个男孩捶胸顿足庞然大物的雕塑落在眼前，这就是著名的“愤怒的孩子”。许多参观者无不为之动容。

一组由喷泉、雕塑、浮雕组成的正方形喷泉，用 6 个巨大石雕的脊背托起，从巨大石盆中喷涌而出，水花飞溅，泉水从盆中倾注而下，形成永不停歇的水帘，分外壮观。这是生命之泉。

拾级而上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眼前一根冲天大柱直指云端，十分耀眼，它高达 17 米，重达 180 吨，有 121 个裸体浮雕从下至上盘旋、围绕，这是雕塑家维克多耗时两年精心创作的。而将设计者的宏伟蓝图完成至现在的模样，是由众多巧匠花费了 5000 多个日日夜夜于 1943 年精心打造而成。这是栩栩如生的众多人物造型，即是生命之柱。

走过一座座的雕塑，体会着雕塑家的用意，发人深省，令人警醒，浮想联翩，比如远离战争，珍爱生命……驱车离开这座雕塑园的时候，两边的街景一晃而过，由衷地感叹艺术家不懈追求的伟大，雕塑是这座城市的灵魂。

的漂亮女子，竟能讲英语，她把地址翻译给司机，十分钟后，我们已经在拥挤的步行街。

是的，才几年光景，古都热闹至此，33 位法国人已被淹没在满城的西方游客中。

步行街的侧马路便是旅馆街，疲惫中几乎是看到第一家客栈便住进去了。小小的单人房，空调浴室各种酒店设备一样不缺。洗完澡精神焕发了饥饿感，走出旅馆街，转弯，便是望不到尽头的街边摊，从这一刻开始，老挝的每一片时光都没有辜负这趟辛苦旅程。

夜晚的食街，到了白天，才看清楚是古都的主街，沿着主街步行便能去到重要景点。这一路小城镇风貌迷人，殖民时代留下的法式小洋楼，交错着古代佛塔寺庙，街边的热带花木，树比人多，僧人从身边走过像身影飘过，此时的古城安静得好像从未被旅游者踏足。

湄公河流经古都竟也分外平静，我坐上六人小游船在湄公河上平稳地漂了几小时，船上乘客不同肤色彼此微笑算打了招呼，没有人交谈，甚至拍照的举动都变得谨慎，似乎每个人都在专注地过滤内心的嘈杂声。

而落日里的湄公河，是每个傍晚都不愿失去的画面。

老挝虽然不富裕，民众却爱干净。客栈从进门开始就脱鞋，木地板和楼梯一尘不染。这里的三月

过去到俄国菜馆吃大餐，罗宋汤里总有一块大牛排，我是喝汤时把它啃了，没什么意思。后来看到一位从苏联回来的老先生，他碰到这块牛排时，是把汤先喝光，然后正正式吃牛排，加上酱料一点一点切来吃。唉呀，原来这块牛排可以这样认认真真地吃的！

这就让我懂得一个道理，吃也要学习学习。

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喝汽水的事。那时我在广州，汽水还不流行。

我一位堂兄在广州沙面洋行打工，拿来一瓶汽水给我喝。那时汽水叫荷兰水。瓶子没有盖，里面有一个玻璃子，就是弹子，它把瓶口堵住，汽水就流不出来了。那我怎么喝瓶子里的荷兰水呢？最后堂兄哈哈笑着给我吸管，是把吸管塞到瓶子里喝的。瞧，这不是吃喝也得学吗？

已经是炎夏气候，赤脚走在木地板上清凉又无噪音，也因此整栋楼很安静。

炎热的下午，坐在客栈凉台喝咖啡歇夏，常和一位做铜雕的法国人相遇聊天。这位法国铜匠离婚后自己带孩子，如今刚退休，打算走遍亚洲国家。有趣的是，后来我和年轻女生又在几百公里之外的万荣小镇街上遇见他，竟有他乡遇故人的惊喜，法国人因此执意要请我俩喝咖啡。

万荣位于琅勃拉邦和万象之间，有森林河流，据说许多年轻旅客喜欢来此攀岩冲浪。可是，在万荣车站下车时，眼前的马路是泥地，在干燥的风里尘土飞扬，面目破日的小镇中心，各国年轻人其中韩国人居多，来来去去拖着冲浪板，有一种来错地方的感觉。

在混乱中和烈日下，我们迫不及待走进第一眼瞥见的旅馆，平庸的水泥

吃也得学

任溶溶



楼房，看房时有蟑螂爬过，打算离开时，一位老外迎上来招呼。他六十开外，来自旧金山，说这家旅馆就像他的家，每年来此住几个月。然后指引我们朝河边

拐，那里很美，他说，假如你们不介意旅馆费比这边高。

真的，只是一个拐弯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，清澈的河水，对岸喀斯特地貌山峰云雾缭绕，衬在茂密的参天大树背后。岸边的旅馆一家连一家，推开阳台门，仿佛站在河上。

在惊叹景色美丽时，也为邂逅那位热心的美国人而心怀感激。不是嘛，旅途上片刻的暖意比风景更令人难忘！

如果对爱好排序，阅读应该在前面。

生命重在体验，而人生短暂，因此体验也有限，而阅读，能给人充分的间接体验，从而拓展我们的人生。

常见许多人平静地生活，默默无闻地离世，有如草木荣枯，有点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的冰味。一般人，对于往事的追忆，不过几十年间，而伟人在海边感慨：“往事越千年，魏武挥鞭。”一下拉至千年。通过阅读，也会使人的感怀追忆，不限于自己的人生几十年。

人类的体验，最初只在于自身所能到的区域，以及由少到老的时间幅度，随着语言和文字的出现，有古老的口口相传，有

向南一过长江，大蒜的拥趸就少了。江南人一般不吃生的葱和蒜，上海的调性与大蒜的剽悍之风和强烈性情并不相符，红烧划水上的那撮青蒜叶除外。《红楼梦》里的刘姥姥有“一头萝卜一头蒜”的俚语，伦敦坊间也有一句名言：和平和幸福在地理上始于常用大蒜做菜的地方。

据我观察，大蒜是一种感性且灵性的植物，暴力似刀又温情似菊，有气节感，也有点孩子气。如果拿大蒜对应一个人的话，我觉得是最近离婚的硬汉北野武。从远古时代开始，大蒜就有着毁誉参半的口碑。大蒜是阳性植物，强烈的气味的西方人常把它辟邪。当年大蒜由于被广泛应用于战场疗伤而被称为“俄国盘尼西林”。

法国人很爱吃大蒜。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对大蒜的酷爱维持了一生，据说他的气息能在二十步外熏倒一头牛。法国名菜大多离不开蒜泥黄油酱、蒜泥蛋黄酱。红透法国的布尔桑奶酪关键成分是大蒜，法国人通常会将它涂抹在法棍上享用。法国名厨曾发明过一句名言：世上有五种元素：土、气、火、水和蒜。

“鲁菜一万单八百，大蒜独占小九千”。无蒜不成席，大蒜是鲁菜的灵魂，豪迈粗犷的气质也渗入齐鲁人士的骨髓，山东人几乎达到每饭必备的程度。他们将大蒜视为地里长出来的青霉素。在河南山东的小吃店，总有一束大蒜悬于墙头供食客自取。很多年来我一直对北方人吃饺子面条时就着的那一枚大蒜匪夷所思，这到底是刚需还是点缀？

韩国人是出了名的大蒜的粉丝，韩国也是目前世界上头号大蒜消费国。德国人饭后甜点冰淇淋我也有大蒜风味。日本研发出无臭大蒜，还有大蒜蜜饯。我有位好友，既是大蒜的拥趸，又是咖啡的拥趸，不过两年前在我的婉转建议下，他戒了生食大蒜的习惯。原因是有一次盛夏看演出比邻而坐，他毛孔里散发出的蒜酪之气让我头晕目眩。

其实大蒜与咖啡并不矛盾，并不能作为俗与雅的区分，在某种情况下还能联手再创造，比如东瀛的大蒜咖啡。它具有咖啡的外观和口感，原料却是百分之百日本青森县产的大蒜。

说了那么多，其实我很少吃大蒜，这主要源于我对气味的敏感。有次修剪头发前，“老师”指间的蒜味让我突然惭愧地取消了这次消费，我没说原因，赧于开口，难以启齿。他也是一头雾水。走出那家店时，我想到一位法国作家说过：吃蒜吧！这有助于让纠缠不休的讨厌鬼离开。

阅读

卞建林

艺人的说唱，有书籍，它们突破了身体活动的物理空间和时间跨度，使见闻成倍扩展。通过阅读，我们得以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，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，产生情感共鸣。我们可以感受身所未能至的场景，比如《史记》关于项羽在乌江边的战斗和李广在草原与匈奴的厮杀，使人如临其境，而这种场景，是和平时期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难以体验的。

潜心阅读，进入书的世界——能隔离过于嘈杂的世界，暂忘日常事务的

繁琐；能广阔阅历，开阔胸襟，使人具有常识，对怪力乱神有免疫能力；看古往今来别人怎样生活，能有助于明白应该怎样生活，做一个怎样的人；同时，阅读也能使人对人类社会的美好产生赞叹之意向善之心。

带着问题阅读，有目标地读，寻找解决方案，有过关斩将的快乐。没有生计压力，凭兴趣阅读，有自由自在的快乐。希望读对人生实际有用的书，坐而思之，起而行之。也希望自在读书，只为感受人类文明，就像庄子谈到的那棵广漠之野的大树，与天地精神往来，自由而无用。

生命的礼赞

朱效来



坐落在这座城市西北角的维克多公园。今天我来到了这座由 192 座雕像、214 尊雕塑群、650 座浮雕、758 个人物组成的雕塑园。这座雕塑园用才华横溢的设计师维克多的名字命名。

我们首先来到了长 100 米、宽 15 米的花岗岩桥栏边，站在 56 尊青铜人像前，眼前有男人与巨蟒搏斗的场面；也有女人拥抱巨蟒的场景。前者以力量征服巨蟒，后者以善良征服巨蟒。走着走着，一个男孩捶胸顿足庞然大物的雕塑落在眼前，这就是著名的“愤怒的孩子”。许多参观者无不为之动容。

一组由喷泉、雕塑、浮雕组成的正方形喷泉，用 6 个巨大石雕的脊背托起，从巨大石盆中喷涌而出，水花飞溅，泉水从盆中倾注而下，形成永不停歇的水帘，分外壮观。这是生命之泉。

拾级而上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眼前一根冲天大柱直指云端，十分耀眼，它高达 17 米，重达 180 吨，有 121 个裸体浮雕从下至上盘旋、围绕，这是雕塑家维克多耗时两年精心创作的。而将设计者的宏伟蓝图完成至现在的模样，是由众多巧匠花费了 5000 多个日日夜夜于 1943 年精心打造而成。这是栩栩如生的众多人物造型，即是生命之柱。

走过一座座的雕塑，体会着雕塑家的用意，发人深省，令人警醒，浮想联翩，比如远离战争，珍爱生命……驱车离开这座雕塑园的时候，两边的街景一晃而过，由衷地感叹艺术家不懈追求的伟大，雕塑是这座城市的灵魂。



芬芳

(油画)

徐音

编者按：暑假怎么过？如今，“暑假经济”成了新名词，游学？考证？还是补习？可是，老底子格暑假和经济关系不大，却也有别样的精彩。今起刊登一组《老底子格暑假》。

那一个七月的黄昏，我干了一天活从冷库里走出，热浪扑面而来，暖得让人战栗。西天铺满绚丽的晚霞，世界安静而祥和。原来外面正是炎热的夏天，是有温度的入世间，而我，似乎已经离开它很久了。我忍不住眼泪汹涌，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。

是的，那是我 16 岁以来第一次这样委屈，这样辛苦，这样感慨。那是我暑期打工的第一天，我的工作是在冷库里分拣四季豆。工作很简单：用剪刀把四季豆的两头剪掉，然后根据长短、品相把它们分成四等，分放到四个筐中就可以了。这份工作平淡无奇，不过后来很长一段时，每次想到暑假，我的脑海里就是这铺天盖地的四季豆和我在这儿看到的世界的模样。那是一个巨大的

车间，地上是一排排一筐筐的四季豆，人们分坐在筐子间，静默地工作着。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眼前的活，没人搭理你，没人在意你是谁。在这个冷冰冰的地方，我第一次看到个体的独立和孤独。

她们对我的工作培训两分钟就结束了，接下来我就开始了机械的重复动作：拿起、剪掉、放下；拿起、剪掉、放下……原来这世界上有这样简单的劳动！自然，来做这工作的人也大都没什么文化。

没有人监督我的进度，没有人规定每天的工作量，一切全靠自觉。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做，为报酬做，目标直接而简单，她们不用催促，甚至当原料紧张时，她们还会毫不客气地争抢，互相谩骂。空气里充斥着紧张的气氛，它激发了我的自尊和好胜心，我忍受着冷气、疲倦和手指的疼痛而用力做着。与她们不一样的是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机会。

四季豆铺天盖地

梁燕

十四五岁时，我着迷地读了一些书，那些惊天动地的故事与我青春叛逆的血液发生作用，让我对安逸、平凡的当下产生了强烈不满。如何才能有故事有经历？在那个年纪，我能想到的就是去打工。禁不住我的死缠硬磨，一个亲戚帮我找到这份临时工。家人认定我太天真，怕是一天也坚持不了。所以，我铆足了劲要干下去，要自己赚到“大钱”。

下午五点多，大家陆续排队去交货。我们这一片里验货的是一个瘦瘦的女人，她坐在大台秤边，飞速地判定大家的工作是否合格。我忐忑不安地站在队伍后面，侧身张望着前面的动静。在这个时刻，这个相貌平平、看起来漫不经心的女人多像女王啊。

终于轮到我了，她头也不抬，随意在筐里扒拉一下，就把筐子往外一推准备检查下一个人的了。我怔在那儿，不

知道她是什么意思。“重新分！”那女人说，“马上就下班了！”她又补上一句。我的眼泪吧嗒吧嗒落在地上，可是没有时间哭，人家马上就要下班了呵。我从此知道了一味伤心也是奢侈。

这就是我暑期打工的第一天。因为去时不知道打工的环境，我穿着单薄的夏装，没有吃午饭，没有喝水，靠着乖巧、自尊和要强剪啊剪啊剪了一天的四季豆。

接下来一连十五天，我每天埋头坐在小板凳上剪四季豆。我结识了一个默默帮我留原料的搬运工，我甚至还结交了一个同龄的女朋友……在我渐渐习惯这劳作，体会过那个大冷库里的冷和暖之后，我也越来越清晰：我理解，甚至心疼她们，但是我不愿过她们这样的日子。

是的，16 岁的那个初涉尘世的暑假，成为我人生的新开端。

夏令营的形式丰富多采，明请看本栏。

十日谈

老底子格暑假
责编：殷健灵